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 
第四十二回 張家堡廝打成相識 英雄館舉鼎遇故人

卻說包行恭回身要走，不防他夾背打來，雖不大礙，卻也受著微傷，心中大怒起來。旋轉身軀，正待發作，他卻又是一下打來。行恭將身偏過，暗道：“此人好生無禮，怪不得動了眾怒。”便去眾人手內奪過一條棍子，就在街上對壘起來。眾人團團圍住了吆喝，卻倒不敢上前。二人一來一往，打了二三十個回合，那黑大漢漸漸的氣力不加，招架不來。行恭見他只是發喘，越發逼緊上來。打到四十來回合，行恭賣個破綻，讓他打過門來，將身閃過一邊，飛起一腳，把黑漢踢倒在地。趕上一步，將夾背心抓住，把鐵尺丟去，提起拳頭便打。一連打了二十來下，只打得這黑大漢吼叫連連。行恭道：“你會叫時，老爺偏要打！”提起拳頭，正要打下，只見一位英雄，分開眾人，大叫：“包賢弟，打不得，都是自家人！”行恭聽了這聲音好熟，扭轉頭來一看，原來卻是狄洪道，連忙住手，道：“狄道兄，這位是誰？”洪道早已走到面前，附耳說道：“賢弟，這就是羅季芳。你們怎的打將起來？”羅季芳脫得身時，跳將起來，看見狄洪道到了，便道：“老狄，這廝打得我好，我不與他干休！”洪道道：“馱子，都是自己弟兄，快些別處去飲酒！”包行恭忙向季芳作揖，道：“小弟有眼不識泰山，冒犯大哥，罪該萬死！還望大哥恕我。”季芳弄得難為情起來，便道：“罷了罷了。”對了洪道道：“老狄，你的令高徒，還在酒店裏被眾人圍困著。”洪道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早說？”便同了行恭一齊來到店中。

只見王能被眾人圍住，正在脫身不得，連忙大叫：“各人住手！”那外面的轎上眾人跟進，喝教住手：“他們有人來此，評理便了。”眾人遂住了手。洪道便問王能：“你二人因何與他們廝打？”王能道：“我們在此經過，羅師怕把他們的碗料碰翻了。

我便問他們該值幾何，如數賠償便了。那知此地的人不講道理，只是不允。遂到這裏酒店內請他們吃酒，問他到底要賠多少？他們只是無價，倒說：‘殺人要抵命，倒是容易，碰壞了我們的碗料，是沒價的。’‘你道天下有這理麼？’那些轎上人眾口一詞，大叫：‘我這裏定下規矩，不獨張家堡如此。你們不信，各處去問就是。景德鎮也是一例。別的都是有價的，惟有碗料沒價，誰叫不讓你們。若把燒好的磁器碰碎了，有一只賠一只，不要詐你一文。只那碗料，卻是沒價的。’

狄洪道對羅季芳道：“大哥，你未出過遠門，不知外邊之事。他們實有這個規矩，只怪你自不小心。”便向眾人說道：“他在那裏碰壞你的碗料？”眾人道：“就在東邊三四家門首。”洪道道：“既然在這裏碰壞的，此地茶坊只有對門最近，請眾位吃茶。”便先走到茶坊內，吩咐店家，每一張桌子上泡八壺茶，總共多少銀子，店家道：“小店裏二十張桌子，總共一百六十壺茶，每壺十個大錢。”洪道向身邊取出銀子，算清茶價，向眾人拱一拱手道：“難為眾位，小弟賠罪了！”眾人面面相覷，都不做聲。

洪道便同了行恭、季芳、王能一齊走了。行恭把些銀子給了車夫，便問道：“狄道兄，他們初起這般不得了，怎的吃了一茶。便就沒事？”狄洪道笑道：“碗料上規矩如此。每逢搗了碗料，便橫沖直撞。你若略為碰了一碰，他便把肩上一板碗料丟在地上詐人，再也不得了。懂了他的法子，只要就近的茶館內，合堂惠了茶錢，叫做滿堂紅，就沒事了。碗料卻不消作價。羅兄與小徒不知這個規矩，被他們拉到酒店裏去，就不得開交，要詐你個不了。”

四人說著，走了半裏多路，只見一座酒樓，招牌上寫著“英雄館”三字。包行恭道：“這個店號取得別致。還是英雄賣酒，還是英雄飲酒？”狄洪道笑道：“自然飲酒的是英雄，豈有開館自稱英雄之理？我們就暫做一刻英雄罷。”大家笑著上樓坐定，下樓酒保問過點菜，搬上美酒佳饈，四弟兄飲酒談心。王能道：“方纔我看見包師叔，好生面熟，一時想不起來。”洪道道：“虧你前年冬間會過，難道就忘了？”包行恭道：“道兄，休說他不記得，那時只會得一刻工夫，遂即分手，又隔了年余。我也見了他，但覺面善，只是記不得那裏會來。”便問起徐鳴皋眾人消息。狄洪道把前事一一說了，“直到太平縣失散之後，獨自一人，再也尋他們不見。如今欲上南昌訪尋，來此經過，見眾人圍著廝打，聽得吼叫之聲，好似羅大哥，故此進來一看，卻不道與賢弟交手。”便問：“羅大哥怎的到此？鳴皋、小筋、李武，可曾見否？”季芳道：“我與王能兩個被他們拿住了，解上江西，幸虧山中子救到他的船上，把我搖到一座高山。山上有個石洞，洞內有個老道士，卻是那年在句曲山會過的。那老頭兒就叫做玄貞子，畝住我們，直到如今。終日吃些蔬菜，又沒酒吃，挨得我快要死。幾次要想同王能逃下山來，這老兒會起卦的，他就預先說破了。後來決意私下走了，那知走了一夜，仍在山頭上面，再也尋不到下山道路來。直到前日，他叫我下山：‘一路到江西南昌，眾弟兄皆在那裏候你。’那曉走得不到兩日，便果然相逢著了你。”包行恭把自己下山以後之事，也說了一遍。洪道道：“你們如今同到南昌，再作道理。”眾人都道：“甚好。”大家開懷暢飲。

酒保添上酒來，狄洪道道：“小二哥，你家的店號‘英雄館’三字，要算不通。若說開店是英雄，太覺誇口了；若說飲酒的是英雄，倘然不是英雄，難道不賣他吃？若說奉承主顧，何不稱了狀元館、高升館、集賢館、迎仙館，皆可取得，偏偏用這‘英雄’兩字，好像強盜開的口氣。”酒保笑指著裏面閣子裏道：“爺們不要問這店號的緣故，只到閣子裏去看了便知。”

眾人聽了，一齊立起身來，同到閣子裏時，上面几上供著一只古鼎，約有刃斤之重。

上有一塊匾額，寫著“臨潼遺事”四字。中間一張桌子，朝外擺一把獨坐。右邊掛著一牌，牌上寫得明明白白：不論軍民人等，能舉起此鼎者，任吃不要錢。右邊也掛一牌，牌上空著，只有起頭四字道“勇士芳名”，卻並無人名寫著，諒來沒發過利市。

狄洪道便問酒保：“你家店主人姓甚名誰？此鼎諒是他設法在此，可曾有人舉過否？”酒保道：“不瞞爺們說，我家店主人，不知他姓什麼，只曉得是湖北人。我們都稱呼他姑老爺。這裏店主娘娘姓王，店號叫做‘醉仙樓’。去年招了那位姑老爺來，改了‘英雄館’，就設下這鼎來。至今七八個月了，舉過的人不知幾几幾百，從沒有舉得起的。近來人人都曉得拿他不動，所以來舉鼎的人稀少了。”包行恭道：“你家姑老爺可舉得起麼？”酒保道：“這倒不知道。”狄洪道道：“他既設此，豈有舉不起之理？”羅季芳道：“諒這個小小鼎兒有多重，難道就沒人拿得起來？”一面說，一面揸起雙袖，兩手執定鼎足，用力向上抬去。那知好似蒼蠅撼石柱，動也不動。洪道道：“這個小小鼎兒，怎的倒重起來？”季芳道：“老狄不要取笑，看你來！”洪道道：“我卻舉他不得。”王能道：“羅師伯，把鼎蓋去了，便好舉了。”季芳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王能便替他提鼎蓋，那知連蓋都拿不起來。王能漲紅了臉道：“怎地沉重？”包行恭道：“賢任，據我看，這鼎蓋也有五百來斤，總共約有一刃二三百斤，如何舉得起來？”王能道：“包師叔，你來。”包行恭道：“只怕舉他不起，被人笑話。”狄洪道道：“都是自己弟兄在此，這又何妨。”

包行恭也把衣袖卷起，雙手執定鼎足，把全身功夫運在兩膊之上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喝一聲“起！”便將這鼎高高舉起。將身行動幾步，便依舊放下。眾人都喝聲采道：“好大力量！”行恭道：“狄兄，你來。”洪道正要上前，只聽得酒保同了外面吃客叫道：“開店的來也！”眾弟兄看那邊一位英雄上來，不知何等樣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